



四照堂文集卷之四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龍眠王玘蒿伊校

傳

太傅新樂侯劉公傳



太傅新樂侯劉公名文炳字淇筠順天府人父效
祖以 孝純皇太后恩封新樂侯母杜太夫人妻
王夫人弟左都督文燿右都督文炤女弟二長歸

武清侯子李國瑞以子存善嗣進太夫人李歸恭
順侯子吳希彬叔父少保繼祖叔母左夫人崇禎
甲申三月十八日闖賊李自成圍京師侯奉命
守崇文門上召侯與都尉鞏公永固中左門語秘
不得聞十九日昧爽復召侯議調京營兵侯策馬
馳至營營潰還報上問護衛軍侯盾立盾士駭
走上遂入有頃城陷賊登城潰卒大呼曰城陷侯
躍馬巷戰射輒中賊賊走連射數賊無不中顧謂

鞏都尉曰吾與公畢命此賊賊數百騎至一賊厲
聲曰闖來衆賊佯笑曰癡何爲者侯聞賊入大內
急馳歸第道遇賊輒射賊多帶鏃辟易侯拔佩刀
手刃數賊然後歸先是召對歸母太夫人度城將
陷呼侯及文燿文炤登樓樓懸孝純皇太后像皆拜
母泣諭侯與燿曰爾無忘太后恩努力殺賊侯
與文燿泣拜去時瀛國太夫人年八十匿老友申湛
然家母牽文炤手曰兒無死善事太夫人瀛國者侯

祖母也乃作數十縲積薪樓下隨命老僕鄭平召侯二女弟須臾至握手泣一僕奔告曰賊入內城矣侯妻偕吳夫人文炤趨登樓李太夫人次之杜太夫人既登復下以二盆抵戶侯妻偕吳夫人先縊氣絕文炤將縊平推墮樓曰太夫人有命矣杜太夫人見季女縊乃自縊樓瓦忽震陰風颯起縲絕杜太夫人墮地復縊墮者數母頭裂血涔涔六縊乃死當是時李太夫人就縊亦墮地者數見母

死以頭觸柱號曰母不我待乎墜樓臂折齒半落稍甦見一僕在傍曰若非鄭平乎手取縲脫付平曰酬汝掖吾登樓速舉火蓋九縊而後絕焉侯歸見樓焚投井忽顧影曰戎服也不可以見皇帝覓冠服不得申湛然免已憤與侯憤小不可冠左右曰曷不裂幘幘裂乃冠投井死初少保公繼祖與侯伯仲嘗愛坐井旁汲水飲之戲曰苟急難當死此城陷少保赴井嘆曰吾平日戲言今死是豈

非天哉大呼 皇帝數聲投井死左夫人先焚死
文燿在外城馳百里至渾河內城陷入見闔門焚
死撫膺痛哭曰天乎文燿之不死以君與母在也
大書一板置井禽曰左都督劉文燿畢命報國處
亦投井死侯年三十一門媵妾僕從死者凡四十
二人余詳之文燿云

王猷定曰余至京師欲哭 先皇帝求當日死社
稷所在老內官丘印指萬歲山海棠樹下望拜哭
之是時憑弔故宮徘徊不能去印爲予言劉侯一
門死節語與文燿同今文燿流落江淮貧困無以
自活予因感昔之故家大族其飄零散處于窮荒
僻遠之境如文燿此者不知幾何也嗚乎可勝嘆
哉

熊孺人列傳

昔猷定日侍先恭人每道外王母事未嘗不泫然
日小子識之嗚乎定生也晚猶記方髻時從母之
外家孺人髮鬢鬢嘗擁樹面予口授史傳諸事畧
背上口則喜比稍長見先恭人事姑孝聲言不出
梱曰孺人是儀也孺人于先太僕有神鑒今已矣
嚮之口授予者亡矣先恭人之所儀而命予小子
識之者不復聞矣世遠事湮使無聞于後予罪也

夫作熊孺人列傳

孺人姓熊氏南昌人爲豐城涂公煒卿之妻公號
霽宇府學弟子公大父御史異齋公父國子監生
屏羅公孺人爲府學弟子汝驥公女按察司副使
公楫從孫孺人生有至性讀書通六經尤好孝經
列女傳七歲率意口占多警語長歸霽宇公時御
史公卒太姑于庶太姑祁及翁若姑皆在孺人曲
盡孝謹每饌必出其手且進呼婢子還執器細視

者數間有減食必長跪以請其後祁卒于亦卒屏
羅公又卒孺人持諸喪哭必極哀及姑又病且卒
孺人搏頰籲神以禱至血出姑委頓日取中裙廁
踰親浣滌之姑尋卒發篋得金并手書曰以予孝
婦孺人悉以佐喪事先是于且卒篋金珠及券授
孺人孺人泣強受及卒乃以上屏羅公其誠孝蓋
天性也孺人事霽宇公自始歸迄公亡後恩義備
至公好學有文以篤行稱其應癸酉鄉試出闈中

牘示孺人孺人注視文氣忽掩卷泣謂先恭人曰
吾不忍言矣明年公果病且革孺人日夜籲天公
瞑乃絕水漿諸老人更迭泣勸乃強食初公室有
座嘗坐之孺人自是不傳曰吾侍公座卽侍公也
家有火災孺人冒火入室人曰是且取若藏乎乃
奉公木主出置別室以禮哭其守貞大節類如此
生平有識鑒先太僕總角時孺人聞歌聲驚曰此
誰氏子也若巨鐘召見令屬文乙其半奇一二語

曰是子必貴遂許字先恭人先太僕試於鄉孺人
夢亦虬蟠其樓占曰是在倩矣果得舉試春官孺
人筮得屯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
曰當先凶後吉先太僕果病喉危甚而後成進士
生平敏慧善書書摹率更令至陰陽占候方技音
律之學無不習遠近以爲異旣寡不出一閣一日
自閣墜傷足却醫治當昏仆中聞神語曰耐之必
有傳爲汝增壽一紀已而果然生孫名之曰傳孺

人未卒時鄉里以貞孝聞于縣侯侯陸某表其門
王猷定曰外王母之始生也父名之曰從貞其後
竟以貞孝著異哉外祖有諸弟同居別墅廢故址
及外祖亡諸弟構屋故址入居之外王母曰未亡
人不宜獨處孤墅亦鬻產構居之其守貞嚴謹如
此卒後二十五年舅氏暝三日復甦云見孺人乘
輿儀衛甚盛蓋帝命有職矣貞孝之至死而爲神
余別有紀詳其事

張仲明先生傳

先生名昌祖字仲明涇陽人也爲人智識明敏遇事慷慨多大節自流賊起陝西初起遂薄涇陽其後蔓延徧天下復攻關中及入關李自成僞行仁義人信之先生曰此詐也其家故在涇陽之永長屯至是奉母遷洪水寨徒步百里隨其母策一驢風雪中居二日賊果大索永長屯脅堡長曰張氏男女少一全堡皆屠然先生已去賊終不可得亦

遂去先生始家永長屯旣以賊亂遷徙散處或在
洪水或在醴泉縣或在乾澤寨先生往來經營有
事輒先見遠徙其後一至永長屯有兵突至殺掠
是時山寨得自城以守故永長有城如縣于是閉
門距守兵攻之城中人寡不能守乃棄而守樓是
時山寨保家者多以樓樓堅如城六重高七丈最
上六重以少年壯士守禦五重以下居婦女二重
及最下一重者居老弱先生率衆守六重樓上指

麾矢石擊傷兵甚多而兵攻之益急矢礮入自樓
牕中壯士腦血自六重直注第一重人人惶擾失
色而先生意氣自如或勸縋樓走先生曰衆在是
可獨逃乎益堅守凡相持三日力盡不能支衆下
樓出降兵數百騎持利刃擁衆西行每一騎驅二
三人至城西坑之桃園凡數百人先生方雜衆中
行道旁忽見板扉先生一躍趨而入兵皆不見以
免後乃知板扉者楊氏孤塚也已出北門兵又獲

先生問何姓先生遽曰馮索金先生曰身無一錢去此二十里乾澤家在焉乾澤先生徙居側室地兵擁至乾澤先生念曰倘有人呼我姓名柰何及至人皆不知先生言姓馮望見忽其呼曰馮先生安得脫身來乎兵始信先生果姓馮非妄言也寨上醮金贖先生以免人皆曰先生以智免于聞者莫不多先生之臨事多智也先生慷慨尚義初賊起薄涇陽時路公振飛爲縣人人震恐路公觀

兵七里原賊勢甚張先生家在縣北二十里或勸之避不爲動乃與其兄以牛酒造路公營犒士于原士氣益倍賊遂遁涇陽北當賊衝烟火遠遠賊長驅可立至縣北五十里有古智慤些遺址縣崖環谷可城以守時總制䟽請三輔得自城堡人各爲守先生乃親搦版築率先里人城之其慷慨任事如此其遇永長屯之難甫得免念母在醴泉一晝夜徒跣一百二十里奔至醴泉省母是時長號

山中及見乃破涕先生之將卒也病且革恐煩母憂隱之醫至尚周旋如平時聽雨端坐而卒初爲縣學弟子食廩五應鄉試不中歲貢當廷試以母老不行子六長恂癸未舉進士當李自成入關恂方觀政京師賊授士大夫僞官其大索永長屯時欲得恂授職不獲踪跡先生先生不少屈語賊使曰兒去京未歸吾家可破兒不可得也賊大掠去使報恂曰倘出都則變姓名母爲僞吏所窺未幾

賊果敗于是聞者不獨多先生慷慨有大節而益多先生之見幾明決也卒時年五十五

王子曰余獲從進士君穉恭遊間問周秦漢唐故都風景昔人所稱四塞以爲固而沃野千里歷于今不改夫以關中百二之險古今建都形勝無踰于此余慨然想慕之先生家有鹺業在廣陵亂時匿大形山往來嘗取道泣上泣人士交先生父子陳祖道直達百泉相與登嘯臺慷慨懷古閱六日

遊三百餘里乃別蓋所至人愛慕之如此君述其
行事俾立傳予頗采次其語

梁烈婦傳

烈婦張氏清苑梁公以樟妻也父爲四川布政國
銳母李氏烈婦生有至性識大義庚辰公以進士
授太康令明率調商丘時賊犯開封所過糜爛商
丘聞賊逼境咸皇懼公按行城堡修守禦拓戍邏
凡渠荅藺石砲弩之屬無不具數單騎走風雪中
拊循士卒烈婦窺公憊輒廢食泣下慰勞兼至當
是時朝廷屢詔督撫殺賊而督撫及諸將畏賊不

敢戰倡議招撫廷臣又各持門戶封疆益壞郡縣
守令多儒生不習兵事聞風則棄城逃匿甚則秦
印綬以降公憤甚語烈婦曰吾爲天子命吏誓
必滅賊與城存亡烈婦曰諾第目公佩刀各奮衣
而起壬午春三月闖賊李自成合袁賊羅賊衆數
十萬攻商丘公乘城距守旣夕胄而進拜辭其父
中議公主與烈婦訣曰城且陷儻陷我必死知汝
亦必死左右皆掩面泣烈婦亦泣指所居樓示公

曰尸我於是命老僕楊林積薪環其樓且告曰若
城朝以陷則火朝以舉夕以陷則夕以舉毋遲我
死公胄而出呼守陴者發砲石頗擊傷城外賊賊
稍卻烈婦傾橐裝市牛酒以資軍賞垂五日賊攻
益急仰射中人中人頗死鼓音四面不止相驚以
賊至人馬蹀蹀遶城走夜過半一城傳呼曰賊入
公嬰城以戰賊刃公仆地烈婦聞之驅婢媵登樓
曰吾夫死矣若等從我死毋苟活遂衣平時白衣

繫纆於梁將自縊呼楊材舉火材哭不忍發烈婦厲聲叱曰汝忘爾主訣別時而背之耶賊至等死少延使我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材伏哭叩頭舉火烈婦死三十餘人從死其慷慨赴義如此一子燬方九歲隨烈婦登樓火熾哀號啖中老嫗急掖之曰主人唯此郎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民求公亂屍中救之越八日甦而烈婦則死矣商丘人相與感歎立烈婦祠春秋祀之至今不絕也

論曰商丘古睢陽地今人過雙廟每歎歔畱連不忍去以爲張許猶生云越千年而烈婦出與之比烈異哉其邑人言昏夜嘗見白衣人轟樓址間則烈婦固不死也予與梁公善恒述烈婦生平孝敬勤儉輒嗚咽茲不具論論其大者

孝烈張公傳

公諱清雅字玉楚世居潛山縣北鄉父純吾公生三子長卽公次清憲次清家皆業儒公貧而力學累試輒不售立塾授生徒嘗截竹爲筒每食必念父乾餼脯饁藏諸筒袖歸以進年三十一清家死公晝夜哭憤以頭觸柱遂眇左目人咸敬之其家在城北白玉澗之濱距城八里崇禎十年獻賊焚殺北鄉舉家遷頭寨長子超載同清憲居城授經

公力勸父避寨上父不可時年八十矣公乃偕幼子超藝侍朝夕外報賊勢急父病將革命公携超藝去公痛哭掖父起父瞑目曰吾恨不能殺賊同畢此命言未訖氣絕猶視公抱父痛幾隕復甦超藝同僕雲滿從窖中昇棺具衣冠以殮賊將至滿趣公去公擗踊叱曰吾身親身也肉未寒而舍之去將安歸汝從超藝伺澗中倘焚廬吾以身殉滿曰滿年七十餘敢惜死願守棺煮茶待賊公從之

于是蹲伏梁隅超藝匿厠舍賊擁入大索不得欲開棺滿捧茶叩頭乞免賊童笑將加刃一賊曰徐之老漢尚知禮一賊抽刀逼其喉曰出汝主貸汝一賊裂布拭膏繫竿首將舉火滿仰屋睨公公從梁間墮賊大驚斬棺公撫棺哭以兩手覆棺手斷血濺賊手羣賊笑賊怒砍公仆地超藝聞殺公從厠旁躍出泣求代將伏公背賊舉刀碎其首父子死焉超藝死年十六英爽不羣賊悔而憐之相與

移棺中堂以草覆公父子屍而去有頃後堂火發
滿登屋以帚漬水撲之火滅越三日賊盡去滿泣
告隣人乞兩棺殮其主屍長號不食死

王猷定曰自獻賊發難天下忠臣孝子之慘史不
勝載予每欲徧歷州郡錄其見聞著爲一書而海
內方苦兵革慨想久之偶遊通公子超載官司訓
爲予述其全家六十口死賊而公父子一時殉難
尤足傳者使其出而事君則捐軀報國豈顧問哉

予又聞雲滿死隣人焚其骸踰晝夜心堅赤不化
如方剖然羣鳥飛噪不敢食嗚呼世之罹禍而不
顧其主者視滿爲何如也

張公名德字仲敬丹徒人父善甫以詩名元季家

張公名德字仲敬丹徒人父善甫以詩名元季家
雄于貲高皇帝初定江南仇家訟其僭侈幾坐
大辟已減死論永戍公少負忠義建文元年大臣
荐公才詔試禮部授右軍都督府斷事公上治安
五策曰守祖訓謹用舍安宗藩興教化詰戎兵冬
使寧夏歸獻三邊地圖是時諸王盛強朝廷以爲
憂大臣建削弱之議公抗疏言古者封建所以藩

王室也卽地踰古制宜裁之以禮不可以細人告
變輒動搖宗室人人自危非社稷之福疏入不報
公見兵部尚書齊公泰曰公以諸藩爲憂非爲各
府護衛軍乎今遼寧燕谷疆而近邊莫若用踐更
法取精銳以備邊其在國中者都司得掌尺籍伍
符如有不軌以法繩之此不戰而驛兵之道也齊
公曰事急奈何公曰燕王雄畧頗類太祖其地
遼金元常用之今以一軍屯永平一軍屯保定徵

燕之護衛戍守遼陽順命則已不則移師蹙之一
北平焉能抗天下若持其先發河北震動諸藩應
之南北自此裂矣齊公深然之亡何燕師起公復
上書言漢吳王濞之禍成于鼂錯後用三十六將
軍竭天下之力以爭之七國雖平漢益重困唐昭
宗詔誅李茂貞杜讓能以天子近臣仇人剗刃而
莫禁今治兵無鼂錯之才料事無讓能之智徒使
國家踵漢唐之禍而諸侯有吳岐之謀此微臣所

日夜腐心而泣血也又遺方公孝孺書曰燕師已
迫公宜練兵以衛京師周公誅管蔡未聞用周官
周禮以成破斧之功不聽及盛庸師出改公戶科
使犒師公至東昌勉將士以忠義士皆感泣效死
居數日與北兵遇奮勇擊殺將數十人會大風沙
礫揚起日中青光如翳師亂北兵乘之公馬蹶被
執有識之者曰此張斷事也見王王曰是言遵祖
訓安宗藩者乎趣釋之公瞋目攘臂言曰殿下以

諸侯王稱兵犯闕爲遵祖訓乎天子應安宗藩宗
藩反欲危天子縱令事成異日何以見 高皇帝
于宗廟王怒劍斷其臂左右刃交下公至死不仆
軍中咸異之爲排墻覆其尸而去公時年四十一
無子侄孟岳具衣冠葬之 建文帝詔議贈謚未
行 文皇帝卽位榜齊黃方練等宗族朝堂名逆
黨次第行誅公以陣死不入逆籍族得全家人避
禍隱其事不傳越二百七十年公族孫九徵悉公

死事狀俾余敘次之如此
論曰帝王之興自周秦漢唐宋以來皆不越再世
內釁作古今之變其可知矣公當靖難時徵引七
國洞如觀火當時惜不用及盡節行間以未籍逆
黨宗族諱其事故公一時議論及殉難慷慨史不
及詳夫 文皇 太祖之子雖非繼世然族類固
非他也而死節之盛亘古莫及焉豈非 高皇帝
之所培養也歟

李一足傳

李一足名夔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
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于易旁及
星曆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
諸書逍遙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啓丁卯至大
梁與鄆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爲諸生貧甚
稱貸于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尚幼
其母啣冤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弟

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顧奮身而出斷一挺爲二與弟各持伺仇于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抉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爲令于寃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徧跡汝其遠避之爲治裝贈以馬一足益恚恨乃鑄其挺曰沒稜難砍仇人頭遂單騎走青齊海

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遂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尠少居民數百戶皆蛋籍風土淳朴喜文字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于掌以教之則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還青州走狹邪不數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由遼西過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于楚抵黔桂復

歷閩海吳越間各爲詩文紀遊二十載乃反其家
仇死所坐皆赦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
以足跡徧天下恨未入蜀會鄆陵劉觀文除夔守
招之同下三峽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
其弟自母喪不知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
兄弟投汴之通衢韓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袷幅巾
草屨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太羹也兄書
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

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于途短褐敝屣鬚眉皆
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爲問
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曰此
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
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
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鼻垂玉筋尺許端
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在
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于趙州橋下持挺

觀水佇立若有思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蘇中書風學全書一清文類人補入亦云論曰古今傳神仙事多恠誕一足爲報父仇遂仙去然則神仙必由于忠孝哉吾獨恠其以擊仇不死悲憤窮蹙竟竄身海外復極幽遐遼遠之游夫豈專避禍亦其志之所存終不能一息安也卒之旣化而持挺觀水得道之後此心不忘不亦悲乎然事之濟否則天也子房博浪之恨千載而下可

勝道哉

表 孝廉張公傳

余束髮爲制舉藝卽知海鹽有張孝廉者讀其文
在馮具區黃寓庸兩先生伯仲之間崇禎季寇亂
余棄諸生制義盡焚去今衰老自放空門然結習
未嘗忘也春至杭州訪所爲張孝廉者不得遇其
子給諫公惟赤乃知孝廉死二十三年矣黃門爲
其父謀所以不朽者屬余爲之傳余愾然曰嗚呼
國家設制科三百年當社稷丘墟諸臣割挈馬兔

而走豈可謂有人哉夫祖宗取士何典舉滯浮之
蠹而加諸高才學古者之上一旦有急雖欲不以
君父予敵勢將安能以孝廉之文而不得一第以
死可嘆也孝廉當萬曆時士相習爲帖括至腐敗
不可讀孝廉力詆而救之自太白居選藝出而天
下之文始趨于潔故制義之有選自孝廉始也時
浙人吳伯霖陶君奭沈無回胡休仲最知名雅服
孝廉出其下吳門士大夫爭延至其家率子弟往

學焉孝廉負高志耻事干謁巡撫劉公石閭建虎
林書院徵孝廉主之不干以私與林公慎日交最
薦及林公巡按浙江未嘗往見自以困頓公車不
得志乃撫拾本朝大事記之曰識大編爲書六十
卷其不得見用于世君子惜之孝廉事親孝交友
不苟然諾嘗往來茗雪用里諸士雲集弟子貧者
不計束脯其高致如此娶顧夫人佐以節儉生二
子孝廉旣棄世夫人嘗垂涕教兒有歐陽鄭夫人

之風故二子卒得孝廉之學及給諫起家進士爲
天下直臣母夫人之教居多嗚乎是可傳也已孝
廉名奇齡字子延世居海鹽之聞琴里
王猷定曰余聞孝廉祖海泉公有才識
神廟時海溢建議活鹽人數十萬里人稱之至今
孝廉生其祖父先一夕同夢曲江張丞相至以爲
貴極人臣乃竟困厄不得一抒所學豈鬼神之說
亦有時而不驗耶今給諫簪筆持橐克振其家聲
天道無親嘗與善人其在是歟

許氏七義烈傳

按察許公內鄉人也。有弟曰宣，曰窠，曰官，崇禎壬午流賊陷南陽，許氏居山寨固守。先是河南諸府縣既陷，賊輒置官吏，許氏先人協守孤城不下者十餘年。既歲饑，無儲，城乃陷。置吏時，朝命會勦，詔諸路山寨起兵恢復城池。按察公聞命，乃圖恢復，勦知鄉寨不可守，欲挈家東下，謀聚衆再舉。宣曰：寇敢據城邑，以境無聲援，易以虛聲，恫喝耳。歲無

常歎吾率丁壯且畊且守與村社相聯爲犄角乘時觀變可也奈何棄墳墓去將安之公曰時勢至此恐未可卒圖也趣諸弟盡室行不可公復警以覆宗宣欲行窳不可公不得已乃行已而族人承業倡義入鄧州執僞官戮之事聞烈皇手勅授都司爲諸道勸宣等率義勇夜襲內鄉捨僞知縣主簿以露布送之上功督府道逸去是時朝廷日嚴旨督大臣勦賊顧總督多畏縮不敢擊朝議

往往以朋黨私隙謀報復陽爲推轂實借寇兵報仇督撫一命如驅羊就虎甚則借招撫與賊通而諸將益驕蹇不用命以故賊益張至以亡國使盡如宣等天下事不尚可爲哉僞官旣逸賊帥怒驅衆力攻許氏寨他寨無敢援寨遂破且破窳生母常氏先墜井死窳繞井悲號隨入井宣妻鍾氏窳妻陳氏自縊妹許氏嫁布政李公子占鰲寡居從母兄亦自縊賊斷繩墜將脇辱皆厲罵一賊謂許

氏曰我孝廉也汝好順我我不殺汝兄弟爲婚姻
許氏大罵曰汝旣云孝廉負義辱身甘從賊又欲
犯吾名門婦耶時賊方肆焚火烈甚欲奮身入火
賊刃交下析骸死宣官鍾氏陳氏皆死旣兵科給
事李公孝源上其事弘光帝部議贈宣官知縣
後巡按李公若琛以許氏死節聞特旌焉按察公
名宸號菊溪歷官按察司

王猷定曰余與菊溪先生有世好自尊府君與先
太僕始先生官金陵余獲從游因念昔從先人遊
宦道大梁時方幼能問昔有宋宮闕陵寢賢士大
夫所聚及李伯紀种師道用兵之所而獨未至南
陽今乃于先生問之夫自周公相宅澗瀍遷鼎洛
邑後遂爲東周而東漢亦爲都邑不知馬鄧耿賈
諸人之遺跡猶有存焉否耶先生仁明善吏治工
詩蓋自尊祖尊君詩書禮義之傳至今不衰一門
男婦皆能赴義甘死如飴有以也夫

樗叟傳

叟姓袁名芳長洲人善醫所至多活人間爲書皆不欲有名自號樗叟云王猷定曰叟蓋有道者也萬曆季總理內官監李道權湖口稅叟父故與李交因從父之湖口其地當上流之衝山勢險阻江楚閩粵川蜀滇黔之人操百貨而來者風檣多不利其游倖四望一舟至則先扼之巨浪中掠其貨以漏稅報闖商賈吞聲莫敢辯叟一一白其寃左

右咋舌闔爲感激下令捕諸害商者坐以法連䟽乞休叟別壽以千金頃之遇盜馬當山攫金將加刃岸土忽崩十里許水湧數丈舟覆羣盜駭散叟從波間躍出得不死水平舟復全人咸詫神助云天啟六年魏忠賢亂政御史王心一糾客氏及忠賢罷斥錦衣指揮田爾耕受闕意旨殺天下賢士大夫使其元蔭私賂叟叟陽與元蔭交而陰趣御史歸里夜乘一驢送之崇文門外平時賓客無一

人至者御史謝曰若歸無累若叟策驢行且憤曰嗟乎袁山人一頭何惜不爲御史殉耶抵張秋風雨中痛飲泣下別去崇禎十二年來豫章余見之東湖貌壯氣溫和粥粥若無能者淮南李盤曰此叟外和而中嚴越二年李盤爲懷集知縣叟往粵復遇盜潯陽江口傷刃墮水水赤有物蠕動若敗絮驚視腹穿出腸矣恍惚一人掖之得故舟自納腸于腹緝桑皮紉之而裹帛焉不死國變後癸巳

渡江訪予揚州鬚髮盡白巳亥復來聞李盤死往高郵哭之六月江上兵動余偕奔湖中而叟七十矣十月叟歸執手言曰老人去不復出矣與子交將三十年能無一言余唯唯跡叟生平孝友端慤而好義屢有以貨色動之者必正色拒之事不具載第傳其周人禍患不避權勢者如此其兩罹大難不死有以也一子名鶴齡業醫有父風

杜昌之先生傳

先生諱鶴齡字昌之三原人杜氏之先自劉累秦龍有功食采于杜因賜姓世家京兆其後遷三原城北楊社里又自城北入城家老西門先生父爲秦王府儀賓母縣君秦愍王八世孫先是王女爲婚率不出長安城適外邑自茲始先生生五歲縣君抱危疾先生泣籲天乞身代躬親醫藥旬日無少懈儀賓晚得痢疾先生侍其傍三年不脫冠帶

而寢嘗夢黃衣人授方藥中有海風藤醫人咸不知已而子恒燦忽得之京師人以為孝感先生有兩弟其季少好遊戲負子錢千金子錢家索逋甚急日肆窘辱先生割腴產償之先是儀賓沒先生盡以遺金資仲弟治生又丐貸助之仲乃走塞上與少年日椎牛飲酒擁趙女彈琵琶歌舞不休資盡費先生不問又盡出縣君所予服飾錦綺質錢償貸妻王氏亦為捐衣物曰奈何傷高堂意耶已

而兩弟亡先生撫其子若女如子其孝友如此先生喜賓客通四方交造廬往來無虛日客至必留飲極歡道故舊為笑樂一日玫瑰盛開子恒煇采一藤筐令蒼頭馳奉先生先生簪花滿踪帽以繡鞍覆馬隨兩僮徧詣親知流連索飲晚歸艸堂復開尊召隣友慷慨話舊淋漓不已既復盡醉大笑曰人生白駒過隙諸君努力毋忘今日哉眾頗怪之無何不起矣先生少補諸生好學及天下多故

關陝苦兵饑饉遂絕意宦達棄舉業後從兵憲張
公出西塞縱觀金城天水間慨然久之子恒燦副
榜恩貢恒焞邑諸生季恒焯

論曰古稱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先生生長王宮身
親綺紈驕貴之習而孝友好士其天性然哉天下
變故禍及宗支過秦州者念周京之遺墟不勝下
泉之感焉而先生之家聯婚帝胄今復振起于功
名詩書之業不墜蓋流風遺澤所從來者遠矣

交西灤州王處士傳

王君名仲默字穉恭別號癡叔世爲瑯琊人後從
馬邑徙灤州崇禎庚午灤州被兵遂棄家走京師
居焉其祖父嘗顯于朝君讀書能文生平篤師友
以道自任吳中管待菴父子有名于時嗣東林之
學君新從灤州來見之曰道在是矣灤故盧龍塞
昔人多用兵于其地風俗剛悍類皆習騎射不好
詩書君獨學無師輒能慕待菴從之游斯非有志

于道者與後君反灤州友人朱鼎爲仇家所訟君知其無罪銳身救朱生朱生得不死都人感君誼最高酬以金君辭曰吾爲友盡力耻以緩頰故受一錢也人以爲難君終無自功之色以故名聞于世今世士大夫相與慕虛名號爲聲氣平居徵逐往往羣朋一旦事起則散去求能急人之困者無有也君辟地京師偶歸于家與朱生未嘗爲刎頸交誼可以無救而君輒憐其寃爲營解之亦不以

是德朱生豈所稱有道當如是耶昔田疇之在盧龍自慚無以報君爲滅烏桓以安故鄉終身布衣而魏不敢北面後之過是墟者按行其提戈躍馬之處慕其節義賦詩以傷之庚午之役盧龍大困于兵君爲諸生儒緩不嫺軍旅故扶母挈孥盡室而去自樂師友間田疇以武功君以道學行事不同其高致則一也越歲待菴卒適君病聞而哭曰吾其往從乎踰月而死其友韓子鼎業爲之歸其

喪與君子塞同遷大駟山君于師友力追古道如此嗚乎君以流離播遷之餘猶以名教自重不負師友使其得志爲公卿則鞠躬盡瘁以正君臣之義豈顧問哉世之反顏事仇以邀倖于不死者其視君爲何如也君死年四十遺詩一卷藏于家君有姊愛弟甚君死哭數日亦死

王瑞虹先生傳

昔孔子論次逸民詩人歌考槃十畝之間豈有慨于中歟何條刺之足述也君子當俗流失傷謠詠之善淫鄙握齷之詭遇而恐不免爲世役也乃潔修長往託物以見志七松五柳之名後人嘆美不容口甚者溷市廛中擦作不少休以故吳越之間人爭道鴟夷子皮不多其相越功而多其所致富輕散千金稱陶朱公不衰云余由淮渡江至杭州

得交王瑞虹先生竊高其行古人之流亞也樂得而傳之其傳曰先生名湛杭州人也生穎異不與羣兒伍及壯宵貌魁梧清虛密理父肇儀公器焉更字曰澄之敦孝行歲時伏臘雍雍如也逮事父母承志竭歡人無間言補博士弟子員潭思銳氣以發其懷抱藉藉有聲士林無何國變乃慨然曰嗟乎身以高山爲卑而爭巢其上魚以深淵爲淺而蹙足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衛有釣河而得鰈

者子思過而問焉對曰吾始垂一魴之餌鰈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嘆曰鰈雖難得貪以食餌士雖懷道貪以歿祿亦足悲夫先生味其言遂絕意舉子業托跡風塵間肇遠服賈洗腆以慶二人其高致如此生平好施予不侵爲然諾杭之人四方之人待以舉火者數十百家慮無德色其天性然也嗟乎鬪冗之流無寸長以自表見脅肩強笑關說于重客欣欣自以爲榮矣而

嗜利之徒飭其私智見金而攫之如以貉然夫貉
戎狄之畜狗也多者十有餘少者五六然不相傷
害令束鷄豚而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嗜利
者甚于貉而不自知而猶號於人曰皇皇求財小
人之行吾所不爲聞先生之風亦可少愧矣嗚呼
若先生者固詩人之所歌而孔子之所取也余老
而不敏雖有言徒欵言耳何足以傳先生哉

洪母汪孺人傳

孺人姓汪氏歙縣洪公諱正宜之妻年十五歸洪
氏時舅沒生事日削姑寡居賴孺人左右搯作勤
勞間乏絕則鬻嫁時衣手織紉以供朝夕亡何姑
又沒徽俗善畜賈饒心計累貲多巨萬公踈朴不
治生產窶益甚見里中富兒輒遠避不貸一錢卒
有吉凶不營而具皆孺人力也亡何公又沒孺人
獨持門戶教三子指公木主曰吾守爾父志不貸

人一錢存活在汝令就外家塾從師束脯皆出十指間及諸子成立令折節交賢士客至躬親中厨給甘膳有湛母風人號其堂曰欵達甲申國變時總兵高傑帥兵掠揚州孺人心傷時事日夜哭遂眇一目徙居金陵明年金陵不守朝臣惶亂奔竄或降或逃有死者孺人召三子趣歸里夜拜辭其先人主忽自縊諸子驚救乃蘓流血被面及歸徽州亂縉紳家奴乘釁結黨數千人剗刃于其主因

大掠相誠母入洪氏門頃之官兵討亂悉誅叛復大掠洪氏獨得免衆以是德孺人云已而復至揚州丁酉仲子以齷事之楚舟覆蓮花洲溺死孺人聞哭之慟時年七十九矣病以是愈劇語二子曰遲我十年死何爲嘔血盈盆而卒當聞報時遣人至溺所求屍哀號顙天不得屍吾不瞑人至果得之經一月形色不變乃瞑

論曰武宗時有洪公名遠者官南工部尚書寧藩

叛攻安慶公督理守禦以死勤事迄今百有餘年
感憤忘身之事乃出于女子嗚呼古今變亂之際
卽閨闈賢不肖亦易以顯至追論其先世然則其
祖宗之賢者無亦有幸不幸與孺人二子良儉良
備余與二子友乞余言因爲紀其事

毛母許孺人傳

余友毛先舒以其母孺人行畧屬猷定作傳猷定
謝不敏居數月復持授女篇見示曰此吾母平昔
之言也猷定受而讀之作而歎曰嗟乎言行之關
于梱教豈不重哉余觀經史所載上自王宮后妃
夫人下逮閭閻之家其德昭彤管者無論不幸大
者釁起宮闈釀亂數世小而失業蕭條子孫陵替
觀者太息而莫知其故而不知無才爲德之說在

往足以禍天下其弊也休其蠶織而習于驕奢子女臧獲姑息隱忍伏慝藏垢變端芽蘖不可剔治孺人性樸端嚴而有才少群婢從之嬉卽畏不敢犯父業賈利弊纖悉諮之無不中十六歲適毛公繼齋先生先生蚤歲喪父從母以居諸姑娣妯比屋鱗次每歲時伏臘莫不盛珞珮瑤環瑜珥以相焜耀媵婢之從者亦皆紈綺行列扶持左右孺人荆布雜衆中莊敬無赧容歸誠諸女曰婦道故應

爾我奉姑型四十年未嘗弛此意姑嘗居硤石有貴人婦集閨媛張筵召姑不獲辭旣椎結以往或疑其矯姑曰我故取若憎使見踈耳其守姑訓皆此類先生旣早孤孺人奉姑二十年日治麻枲織絰以供晨夕姑患癰癰決孺人躬撫摩勞瘁未敢形諸色以是益見重宗族云辛酉火室燬貲盪盡不數年豐裕較前數倍皆孺人助也孺人督子姓嚴處妯娌以和而御下以禮臨事果斷然特惡深

刻讀書不甚好嘗言曰女子識字取記名數而已
勿以無益害有益也見諸女觀書者必屏去之又
言曰婦道貴柔順必以剛方濟之故終其身無失
色于人其家無廢事庭前植花卉女有採之者孺
人怒責之隨拔去甲申國變孺人愴然勸繼齋先
生弛業命先舒曰與汝偕隱越明年遂歿余因感
孺人生太平之世甫遭喪亂遂能全其志而此十
八年中陵谷變遷人事反覆興廢不可殫述所見

公卿士大夫類多澆忍蒙頭乞命于鈇鋒利忍之
下武夫酷吏之手求所謂剛方者百不得一二而
孺人教子強立克支門戶非所謂笄嬪而丈夫者
耶先舒能文章不妄交閉戶西冷以著述自娛然
四方之賢者多造其門樂與之遊自孺人歿十七
年余始得交先舒登其堂肅雍如也日與儕伍嘗
隕乎其容嗚乎豈非母教使然歟余故樂得而傳
之孺人姓許仁和人其世次葬表年月詳墓誌不

具載

人故稱曰匪人其對之者去乎以特慈其不
得乎其存者乎豈非母難也於地矣其對之者
半余欲得交夫其對之者其對之者其對之者
四六之對者其對之者其對之者其對之者
取次清湖交夫其對之者其對之者其對之者
不夫夫其對之者其對之者其對之者其對之者
公陳士大夫其對之者其對之者其對之者其對之者

孝賊傳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爲如臯人貧不能養母遂作
賊久之爲捕者所獲數受笞有司賊號曰小人有
母無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
日廉知隣寺一棺寄廡下是日召黨具酒食邀寺
中老闍黎痛飲伺其醉昇棺中野負其母屍葬焉
比反闍黎尙酣卧也賊大叫叩頭乞免闍黎驚不
知所謂起視廡下物亡矣亡何強釋之厥後不復

軫石子曰於戲民不幸生于此世不得已而爲盜賊此上焉者之罪也苟遇良有司爲之給其衣食殯葬之資教之忠義其民可使也至窮而作賊豈不悲哉雖然賊而孝可以儆矣

湯琵琶傳

湯應曾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居有右楠樹構茆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曾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悽動耳世廟間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峯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其技罔有善者王以爲恨應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

聞于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欵琵琶令着宮錦衣
殿上彈胡笳十八拍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百
斛以養其母應會繇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
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後征
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
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
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
雪馬上聞簫箎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

樓不寐彈琵琶作簫箎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
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
居十載依於母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
爲君婦應會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
歸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
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曾匡坐彈洞庭秋思稍
定再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蓬
牕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

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而婦已
亡惟居旁坏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
外啟戶不見婦謂我曰吾遲郎不至聞猿啼何也
吾殆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倘歸爲我一奏於石
楠之下應曾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乃取它琵琶
夕陳酒漿彈於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
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耳目聾瞽鼻漏人
不可邇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

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虫之
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
于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屋瓦若
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聲弩聲人馬辟易
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爲楚歌聲淒而
壯者爲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
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
使聞者始而奮旣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

人如此應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
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
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能傳于
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復見曩者衣
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上室作食奉母人
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曰已矣世鮮知
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淒然許
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爲之嗚乎世之淪落不偶而
歎息于知音之寡者獨君也乎哉

朱旻如廣西人
中崇禎初年武進士
佐宣國公焦璠
累官右軍都督
守平樂庚寅十月
巳酉大軍駐

全州大隊由興安靈川至桂林以偏帥馬蛟麟圖
章京董英統兵三萬由灌陽恭城間道趨平樂時
璠督兵府江艤艦千艘倚城而陣旻如以三千羸
卒保城大軍游騎至江上璠舉兵不戰佯走聲言
護駕蒼梧實偕妻孥輦玉帛下流而竄也大軍獲

其輜重輕舟追之不及而返然遲回五日矣旻如在城益得從容繕守具十一月壬子大軍薄城下城墻距江僅尋丈許大軍設鉤戟布梯仰射城中城中人發火礮頗傷外人外人不得登翌日攻如初被傷如之一降職方媚大軍者曰城三面臨水一面負山山高峻上多巨材取爲攻具可立下大軍初疑之適孔有德遣其腹心至趣戰與馬董二帥聯轡環城而觀見北門陡壁千仞松楸蔽霄一

如職方言乙卯昧爽率步兵千人擁攻具傳城而上斬守禦七人入城董帥夾數十騎遇旻如巷戰衆皆披靡頭顱塞巷騎縱火焚民廬旻如從火中擊殺騎數百人衆騎追射至一第宅旻如挾弩矢火藥騰附鴟吻舉火器發無不中董帥怒詈聲曰傳北雁兒來三騎爲火器所傷董怒又傳戈旗北鴈兒來矢注如雨戈旗北鴈兒又斃三人董益怒急兜馬疾呼曰噶叭什來噶叭什北騎之最精者

及至又斃二人會別軍由宅後登屋入卧內婦女奔逸逃堂走旻如仗刀指畫衆矢畢集不得避乃拔刀自剄歿大軍具衣冠葬焉
陶仰用雲南人驍果善戰當大敵堅不爲動軍中呼爲鐵籬笆己丑正月大軍入衡州督師何騰蛟七十萬衆潰散時仰用官後軍都督將萬人爲衛國公胡一青前營退保洪橋衡民間警傾城奔竄一青聚諸帥計曰衡上潛邛湯沐邑敵未至讐虛

聲退于伍法當誅奈何公曰速往守之猶可收後效也一青以百騎授公先馳抵衡陽僅蓐食頃與左軍都督阮白鬼選鋒倍道行夜襲衡山縣破之置守衛而還自是滇兵大營益集屯兩路口旌旗數十里相望公獨將八百騎扼守草橋當是時騰蛟死長沙閣部堵胤錫督忠貞營援江不果行逗留耒陽聞滇銳徒跣二百里弔騰蛟回鴈峰公在草橋凡六旬三月戊子鄭親王大隊繼進衡山守

禦軍弱折而北距草橋十里軍焉公伏四百騎于橋左右戒曰勿遽擊俟吾酣而怠出以應也大軍分數道撓公公倚橋不爲動與數十騎夾三鏢跳蕩出入鏢敵十數騎落馬陣動伏隨起鉦鼓動地塵沙蔽日所部誤識縞素爲已軍鄭親王麾蓋龍節督戰不休公躍馬入陣一鏢中鄭親王兜鍪火光迸裂人馬辟易公不知中敵揮軍回大軍亦止不交仗一青夜燄數營助戰兵非素習人各爲營

四月己丑大軍以勁騎綴公而驅他軍間道渡河遶師背他師之助戰者先棄營潰去而屯兩路口者見潰兵誤以爲草橋潰也亦拔營起亂錫藏漁舟中渡河單騎走未暘公所部八百騎或潰或降止十三騎蹀躞萬馬中大軍疑伏兵不前公左右衝突不得出與十三騎各發一鏢當之無不墮馬者鏢盡敵矢環集如雨公下馬抽刀步戰斬其三人大軍合圍十三騎沒公伏馬腹間同馳十餘里

四照堂集 卷之四
復跳擊大軍殲數十人力盡死焉大軍脫其敗甲
見其身中箭鏃拔之得升許

蔣某雲南人弘光元年御史陳蓋奉旨募滇黔兵
公與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青將銳卒五千
由楚來南都陷左庶子楊廷麟贛州總督李永茂
起兵吉安陳蓋率師會焉丙戌正月丙寅與大軍
戰螺子山下 高元爵晉公階爲前軍都督府都
督戊子督師何騰蛟決攻全州全楚咽喉地大軍

以勁騎五千死守戰于飛鸞橋師潰騰蛟匿湘山
寺公獨將百騎與角道險僅容一騎大軍疑伏兵
不戰從他道入城公亦將整軍還道遇一僧疑謀
者將殺之僧曰我見督師入湘山寺故來言耳非
謀也公聞之偕數騎遶寺索騰蛟見之曰軍盡潰
乎曰未也曰何知曰軍前十里塵漲蔽天必我軍
也因並馬馳衆見騰蛟與公至益喜遂下令食畢
士卒啣枚一鼓抵城下圍數匝大軍自是糗糧不

給人馬俱困然時時出撓飄忽排蕩無休日相持
浹旬乃于西關外夜掘一塹上覆以草土使羸卒
坐女牆嫚罵別匿壯士空室公決計仰攻陷塹中
于是解肘後將軍印亟脫鞞納底中復係縑重結
與同衆墮塹者約曰底處毋泄我將軍也衆皆諾
比逮入城公貌寢又先棄甲冑衣綿縷操楚音以
對大軍不疑令飼馬公潔槽櫪視水草晝夜不少
怠時外攻益急城中人皇擾公廉得其實翌日城
守者倦寢屬公代公乘間解靴取印投女墻下大
呼曰我將軍蔣某也城中糧止三日當急攻我歟
報公等言未訖左右曳去寸斃而歿越六日城下
求公遺骸不可得具衣冠葬于鳳凰坪之南岡贈
祁陽伯謚武烈

游山詩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四照堂文集卷之四

記

滁游記

歲庚寅叶諸大橫之卜乃中惺惺兮獨居塊處如
不可以終日因思離騷賦遠遊遠遊必涉江乃抱
食櫺筆簞偕高子從廣陵雨行三十郵籤抵滁陽
滁古南北譙也土荒儉無足觀亦無地道主款交
者乃倣禹貢紀山川不紀人物如左

越日上元後八日也出城步西澗飛潮若江上古木寒篠極幽蒼之致東南皆有澗西獨得名繇韋蘇州詩也人知野渡無人之句不知其永日無餘事山中伐木聲更爲玄對三隱奇蹈此爲野人初步矣作西澗詩

廿四高子留城中予登滁山山甚樸類人之重厚少文者循幽谷至豐樂亭訪菱溪石皆無存亭無駕霄之奇祇以文忠保豐醒心二意迥卓霞表乃

知古之君子旣樂人又樂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也予勞勞休休攀躋至此豐耶樂耶相與酌紫薇泉去繇來遠亭三茅廟望豐山如市樓之共天旗折而南崇岡複道古栢千章有冠劍離立狀予曰是必有異至山門見遺構絕壁之下神淵恠滅玉柱騰閃乃至龍祠祠飼馬祠東隆碣矗立蒼苔恍惚日月雷霆風雨鬼神則高皇帝龍章在焉予驚拜展讀始知爲栢子潭卽歐公賽龍坑也五龍

各王其爵所繇來遠昔。高皇帝禱其上注矢于
溷者三後戰勝免胄而祭赤電排空白龍夾胄受
命之符古未有也爲詩恭紀四章復酌酒潭上呼
龍而告之曰爾龍之血食茲土也二百八十餘載
當爾夾日霖雨三軍。帝遣崇山侯苾禋祀于爾
京師旱亦禱爾無亦俾爾永護山靈長子孫勿替
也吾意。高皇帝千秋萬歲後魂魄猶應在此而
爾處陰霾黑蹟荒風苦雨中沁沁倪倪晦朔不知

餒將曰甚予代爾慮也于是作呼龍歌投諸潭潭
水窅冥陰風颯起山鬼晝嘯羣峯暝合聽黑雲臺
下汨汨微作聲有牧豎過而言曰潭北一竅遠通
山腹大江之葦嘗達是水昔人之禱于此者或幟
紅鬣或驚鼉鼓或現壽能異哉茲吾不能測其變
化矣是夜宿豐樂之後館風號達曙夢中蕭撼如
大海波沸質明高子至登醒心亭再過潭石夜崩
數丈

廿五從栢子潭至波羅窪小祇園坐祠石亭觀白
鴿洞洞東銅坑不知所在行西南三里兩峯交峙
有亭翼然曰醉翁飛瀉兩峯之中與石爭鳴者爲
釀泉過薛老橋數武入歐門問公手植僧導予至
梅亭古鐵崢嶸欲竄欲突一株中枵偃臥如飛虬
之飲澗可以清人可以壽人可以教人作拜梅詩
須臾黃雲四布雪片如掌玉樹千山人鳥影絕予
與高子陟崔嵬之巔大叫曰此菊山所夢玉真峯

頂也四百萬劫無人至矣寒梅一樹鴻濛之雪構
爲花骨今天地荒老又四百年乃酌大斗嚼梅花
數千片夙骸腥滓盪滌悉生香霧至峯迴處汲玻
瓈泉飲之作醉雪歌謂高子曰此醉翁後不聞有
人醉酒泉一片地散髮盜樽安可言醉醉翁意不
在酒故千日可葬腐脇可死談胚渾之道甕可化
甃春渠之石釀可王吾與子從茲入于古莽陰陽
莫別夢覺無分寒暑昏晝靡辨窮劫羲和沈湎改

白日爲玄天斯亦人生之至樂也夜宿憺歸閣聽
梵唄若潮聲戶外竹甚壯不能負雪裂聲破夢夢
中作悼竹詩

廿六蚤別梅作別梅詩輿行深谷中雙眸不能敵
雪眩時輒障以袂又地氣蒸寒嘗達人而不寒而
暑至回馬嶺雪沒蹕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克斥
部守向子伋因山爲寨植二門茲其一也東南爲
栲栳山山下有熙陽洞皆不能往盤紆二里許津

逮而上後辰棧齧左右兩山逶迤奔抱歐公所謂
蔚然淡秀者瑯琊也此山作鎮東海從帝子而南
肇錫是名遂挾有江海柳河東曰遊之適有二曠
如也奧如也瑯琊之奧以石以樹靈槎糾紛槐檀
相攘雲氣擁成宮殿磨崖齒石沈閔鱉黑如陰獸
銅猊銜環據柱升曠如嶺長江浩浩千里無聲羣
山踰拜多狀其間若頰若槁若干越蓬葆之形怒
而憤若太傅之虎臥者不能測其何名居人曰此

四照堂集 卷之四 五
蔣山也曩昔鹿十萬蹄松萬本仇啓司之今安在
哉魑啼夔立燐火夜搏熠燿江外嗚乎子山而在
豈能寫哀歎是日臨度子泉問李陽水古篆其旁
有明月溪白龍池上有華嚴井歸雲洞日觀亭了
了堂或存負巖或捩長烟蓋景之所不及留者坻
載之址所不及留者意存之可也雖然意亦何存
庾亮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
正在有無間耳今日之遊乃付諸隔江風雨西山

哭聲有意耶無意耶

繇石屏歸雪鴻洞旁有吳道子畫須菩提像甚古
古今繪事多矣惟道子獨著謝朓云立象昭勸莫
著乎圖繪道子攝魂入魄所謂李公倣圖應圖者
耶宿馮公祠作瑯琊寺詩

廿七蚤起望朝暎雲霞草木悉颺空際江氣如圓
登浮百里外與山氣連易曰山澤通氣信然歟別
山僧欲往龍蟠未果聞黃沙窪頗幽勝遂忻然往

四照堂集 卷之四
焉道經龍泉寺寺旁有馬神廟少憇按是山爲房
宿房天駟也國初設回寺掌馬政以此今惟存殘
碑斷第老檜數株而已至幽棲寺不迨所聞舍玉
巒而矜黽階何歟

王子曰茲游也不經旬而雨三日雪一日吾得洞
三得泉四亭之可停者八臺之可以望雲物者一
潭之黖黖可畏者亦一而觀止得古體歌行近體
凡二十首刪其六而詩亦止昔屈原見放彷徨山

澤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
琦瑋儷佹及古賢聖恠物行事因書其壁而問之
以渫憤懣劉夢得遊連朗州亦效屈子作九歌使
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首予之
呼龍拜梅母乃類是歟枯居沈鬱則遊以散之而
山川蔽虧道路荒塞周流而無所極也猶有蹇產
而不釋者謂之何哉

而不察者謂之無情

閒情閣記

軫石子老而篤于情放逐江湖之上站站若孤鳶
飲豕一聽乎天或竟日不得食未嘗輟乎情也生
平慕淵明之爲人尤愛閒情一賦欲築小閣名之
然且未能而姑爲之記曰夫人未有無情者也人
百其情要皆止于兩端利福者天之所以私衆人
而智福之人不與焉是兩者交相仇而忙與閒亦
隨之以畢世彼固各有權焉至尊而不爭性情主

之卽天不能與之抗至死而各不相悔也今天錫我以貧故吾于世也如行虛空偶有所觸一往而深雖周孔仙佛不能以旁撓吾情然其中虛止蕭寂無一切塵垢染着其閒也至矣閣之中無一物登斯閣者不一二人以是老焉客有笑之者日子方求道盍去其情而可乎軫石子日子欲求道是大妄想謹閉吾閣謝勿入

得樹庭記

梁子吳卿居枚里之北有慕乎古之學道者游飲自晦不近榮勢居旁有樓樓之外有隙地可數畝有樹森蔚參錯隅左主人曰此可資吾庭之勝者也累土雜襲攢以數峯復架广其上以寵吾樹小廊迴折隨其高下與後楹接簾櫳窈窕几席可私于是乎跬步之內別有天地已亥八月十七日主人讌客張樂甚盛殘陽在樹翠行虛壁已而月上

影達人面酒半主人具綽楔以屬王子命名王子
執醖言曰今何時哉戎馬紛馳中原無安土顧茲
河曲猶有昔時絲竹管絃遺音之盛者乎有之而
觥籌旅獻不足引重風雅其謂之何今羣彥畢集
文雅縱橫抑何盛也何地無樹雖青牛采華撐霄
障日其不爲人游息之具者猶之叢莽無人之地
而茲庭得之又何幸與因取少陵老樹空庭得之
句以標斯勝古之名庭者不一如盧徵君草堂曰
枕烟羃翠皆本于楊雄爰靜神遊之義今之名亦
取諸此一時同集者爲張鞠存先生高漢思袁青
來程婁東張季望閻百詩張雲予諸君而王子猷
定爲之記

石圃記

石圃者包穉修先生所構讀書地也其地在城之西南營其居面城其市罕駟僮囂凌之習宜靜者故先生居焉其所居之前後爲圃昉古二畝半在邑學老圃以明不仕其圃甃以石草木環侍異圃人先生曰洞庭之濱霧壁之下石多奇巧以奔走天下之人南宋而後江南豪右之家傾財至于爭鬪吾好朴將以訓子孫故亡國富家之所好不存

焉江岸五山石類有道者端峭矩厲俗人例不觀
皆以朴故其石取諸琅從所好也先生之語余若
此余交先生十餘年恒思一覽山海之勝往至其
居而不可得迨今春來而先生下世三載矣其嗣
君也魯館予華舫華舫先生種菊地也折而東爲
石圃殘石雜襲若有待者問故則先生之所營置
已廢不可復識感百鳥聲閒花數叢相與追嘆往
事忽傳海警遂別去仲冬復來主人揖而入則突

兀五山立吾前曾幾何時而向之廢者遂易舊觀
闐闐之中如在空谷然則予雖未見先生之營置
若或見之矣由石磴盤折而上有臺臺廣數丈可
亭主人請予名題曰朴思取唐人詩主人雖朴甚
有思也夫天下之俗未有不由于好奇巧之人其
好奇巧者皆自以爲不俗一自矜其不俗而天下
之俗歸焉故醜不至厭而美嘗取憎往往然也余
每見世之愛石者動引米顛輒代爲恠怩自入石

四庫全書
卷之四
圃而吾慚始解何則其所好者朴也舉世不好而先生好之後之人又能世其好以異乎舉世之好是圃也可以傳矣余故樂爲之記以勉其後人之能讀書者

寒碧琴記

余幼嗜琴聞四方有蓄必造觀然佳者往往不多見余論琴頗與人異審其質以攷聲而知陰陽之所自生察其形以驗氣而知清濁之所由出故琴之有當于余者百不得一二癸巳春漢中楊公木于來廣陵聞蓄琴甚善過公求觀啟其函則鏗然石也公曰子識之乎此蘇子由之寒碧也子由有寒碧琴說子爲我記焉昔子瞻爲登州司戶叅軍

子由省之携琴遊大海舟覆琴墮海後高麗人得之獻其王王視爲蘇氏物也藏之數百年迨明崇禎間高麗困于兵請援上遣總兵黃某帥師救之高麗戴天子德意而以黃帥之有勞于其國也賚予甚腆瀕行復贈之以琴而琴遂復還中國其後黃帥道淮上總漕路公聞之易以良馬不可黃帥沒其子辟亂懷琴渡江至金山聞北兵南下益皇懼匣琴繫以鐵絙墜郭公墓下沈諸江者三年黃

子有姊甚貧困謂姊曰吾無能爲姊計有先人之所寶者足朝夕矣乃告以琴所在遣人取之其姊謀而售焉王子曰茲琴也失于海沈于江淹于屬國其瀕于危者亦屢矣幸而復返于中國使又不幸而終于擊劍負販之徒無寧其在江海也而今得公而托焉公其母易視此石之鏗然者也公曰諾吾將歸而藏諸南岐紫陌之山矣琴長三尺四寸闊六寸缺兩足

義虎記

辛丑春余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齋有客談虎
公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爲山西孝義知
縣見義虎甚奇屬余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
多虎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
臥穴內穴如覆舍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夷高丈
許蘚落如溜爲虎逕樵踴而蹙者數徬徨遶壁泣
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口銜生麋分飼兩小

四照堂集 卷之四
三
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樵私度虎飽朝必及味爽虎躍而出停午復啣一鹿來飼其子仍投餒與樵樵餒甚取啖渴自飲其溺如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拳雙足俛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携子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却顧樵跪告曰蒙大王活我

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我死不
忘報也虎額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
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候
太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
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驚訊樵語故共
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
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矛挺鏡弩畢集約生
擒以獻邑宰樵奔救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

等無傷衆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曰請驗之如誑願受笞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關耶復點頭我爲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嘆息官大駭趣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

王子曰余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于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知所愧哉

桓壘記

盧龍韓子桃平以庚午遭變携家南下卜浙之上
虞居焉己丑亂虞城復破徙會稽寓若耶之濱庚
子冬予遊會稽韓子坐予最高樓樓柱懸折梅丈
許貯小瓶內花半萎韓子愀然既而憤爲告予曰
傷哉吾壘之不復見也吾外曾大父朱公名錦者
弘治間守青州盜發齊桓公墓獲寶玉刀劍鼎匜
事覺藩王及諸有司分取之外曾大父得銅壘徑

二尺高如之土花繡蝕天將雨現五色雲氣光恠
燁煜不一狀歲臘貯梅其中自葢而花而實三月
不衰數傳至吾祖寶之罔失亂後余置小驢載而
南亡何虞城破吾壘殉焉久之有言土豪陳朝廷
者入余家攫去遣人屢求贖不應夫以吾先世守
之物不沒于盜而沒于豪其甘心乎予曰甚哉子
未曠觀于古今之際也且以齊桓言之當其憤周
室之燔于山戎也荆令支斬觚竹縣車束馬踰太

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以朝天子何其盛歟及其
亡也丘墓之不可保雖盜賊皆得而侮之山戎之
于周猶盜賊也以周室之神器周天子不能自守
山戎覬之桓公爲周天子報仇固周鼎四百年使
山戎不敢窺春秋特書曰齊侯伐山戎太之也今
以齊諸侯之墓守之二千餘年一旦見發于盜賊
爲齊之藩王諸有司當必憤然曰此爲周天子伐
山戎者也桓公之仇周天子之仇也抑我仇也藩

王諸有司不能制盜賊又貪盜賊之物且爭取之
爭取于數傳之後歷喪亂而猶不忘是何溺于小
而忘其大耶或曰壘得之盜賊之手非韓取之也
今爲韓有矣有而棄之是忘其先世也曰非也齊
之滅紀也紀侯大去其國襄公復九世之仇何有
于龐迨頃公九年鞏之一戰而以紀龐獻之于晉
使桓公有知必痛恨其子孫之不克守其社稷寧
紀龐之不忘哉子休矣盜之發塚也山戎之禍也

豪之得壘也紀龐之痛也子明于春秋之義其于
輕重大小則必有分矣韓子曰然抱器而歸固予
志也若子之言則誠大矣然則世之遭亂而忘其
家者毋介介于一物之微而修怨匹夫哉爲之記

浙江按察司獄記

浙江按察司故宋岳忠武第宅也獄在司左相傳
万俟卨承秦檜意旨置此以禁忠武者有井蓋
忠武女持銀瓶投井死後人謂之銀瓶井云丁亥
余友朱子以事繫獄久之得釋爲余言天下之獄
未有慘於此者始入獄卒導罪人至獄司前索金
故事罪人入見獄吏無重輕皆輸金卒如之又推
罪人有貲爲牢頭者主進焉而後掠其私謂之嘗

例錢金多者雖重罪處淨室或自構精舍以居否
置一獄名套監周遭樹木柵地穢溼覆以腐草鬱
蒸之氣是生惡蟲罪人械而入卒持其兩手繫柵
上使不得便須臾蟲觸人氣百千攢集人體自耳
鼻緣入衣被凡屬有竅蟲滿其中經晝夜雖壯夫
生者什不得一二折而下一徑黝黑盤曲深坳突
有石門犴狴司之門堅重啓之聲似吼陰風颯颯
從內出炎暑當之股栗中多積屍臭達門以外罪

人既入獄卒閉兩門邏者僅存一竇通勺糜白晝
鬼鳴嗚猙獰立人前強有力者與之角衆鬼來人
力不勝則立斃庚子萊陽宋公荔裳分守浙東余
適遊會稽以此告之公曰明天順間吾先世御史
公諱黻者嘗臬是邦矣廨旁有廟祀銀瓶女祀之
日例拜女一日自念我朝廷執法吏乃屈膝女子
耶命擇日改廟他所甫鳩工忽空中見女子持弓
矢射中背項之疽發余聞之作而歎曰有是哉以

一女子死四百年而英爽赫奕如是况忠武乎夫忠武嬰賊臣之害亾宋社稷迄今過其墓者見賊檜之像樵夫牧豎猶爭擊之胡至陵谷屢遷而以幽陷忠武之寘爲獄卒賈利之塲爲之吏者若之何仍其地而不思所以廢之去歲除夕前一日朱子沒余悲良友之不可作而有感於其言也今年春宋公將之任按察司公仁者旣嘗道其先世事於其行也爲之記以貽之辛丑元旦書

